

在地铁站购票，找不到预订酒店的位置，她硬生生绕圈绕了两小时。更早的孩童时期，秀红，是那个日日盼望外出打工父母归家的留守儿童，有过早恋、不堪、孤独、自卑，破碎却也坚强地生活着。

成年后的秀红，成长为一名乡村教师，通过写作将自己的童年碎片，一块一块拼凑起来。她找班级里不敢看镜头的男孩谈心，让孩子们写一封给未来的子女，也会焦虑万一他们不学习该怎么办。秀红反向治愈大山里的留守儿童们，不是要对抗什么，批判什么，只是真诚地还原和记录。在她的讲述中，有一种坦荡而无畏的真实。

那是真正的力量。

在与《新民周刊》记者的谈话中，自嘲内敛的秀红，能发好多个50秒的语音，也能敞开心扉畅聊两个小时。秀红内心的世界里，没有城市的喧哗，而是山脉连绵，写满了故事。

工作后的秀红，才理解到留守儿童的心理变化，往往是隐形的，有时背后还藏着隐形欺凌。

“坏孩子”

公交车门一打开，乘客鱼贯而入。每天的公交班次只有六点半这一趟。前往晓关侗族乡中心小学上学的孩子，如果赶不上，就只能干着急了。角落里的单人座，坐着一个7岁男孩，身穿蓝色短袖，脏兮兮的。他和旁边的秀红，抬手打招呼。

男孩坐得笔直笔直，怀里护着书包，很健谈。“书包里有我爸爸的身份证，我知道的，天冷了加衣服，天热了脱衣服。”秀红知道，因为父母外出打工，陪伴很少，孩子被迫选择住校，全权交给老师。

下图：秀红（中）与学生们的合影。

公交车上常常见到这样的孩子，秀红总能共情到小时候的自己。那时，家里穷，打电话要跑到附近小卖部的电话亭。有一次，母亲来电，奶奶没有通知秀红，等到她去接电话时，母亲挂断了。秀红很沮丧，一头扎进雨中狂奔起来，途中她捡到一只流浪狗，抱起来“哇哇大哭”。“当时我感觉自己就像那只流浪狗，没人要了。”

工作后的秀红，才理解到留守儿童的心理变化，往往是隐形的，有时背后还藏着隐形欺凌。有些变化乍看上去奇怪，比如学生突然频繁拉肚子；活泼的学生变得不爱说话；学习很好的学生突然成绩很差；家境不好的学生突然很“有钱”。受过专业训练的社工包括秀红，能识别出，这些可能是校园欺凌的表现。

“手伸出来”，秀红刚上小学那会，最怕的便是这四个字。乡里的表哥放学后，每天笑着对奶奶说“我喊妹妹一起去放牛”，可转头表哥就变了脸。“牛牵到山坡上，我的噩梦就开始了。”呼——啪！秀红能清晰地听到细竹条和空气摩擦落到手臂上的声音，“啪啪啪”，身上的肉像打了气似的一条一条鼓起，有的好像点缀似的渗出一丝血红。

接着火烧般的剧痛传遍全身，人却不敢躲。“打你是为你好。”“你要是敢回去说你就完了。”表哥每次打人结束总带着这样一句“叮嘱”。

